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懐麓堂集卷二十二

明 李東陽 撰

文稿二

序

京都十景詩序

京都舊有十景景有題曰瓊島春雲曰太液晴波曰西山霽雪曰玉泉垂虹曰盧溝曉月曰薊門煙樹曰金臺夕照曰居

膚疊翠盖即元所謂金臺八景者頗更定之永樂間翰林諸儒臣皆有詩英宗睿皇帝增其二題曰南囿秋風曰東郊時雨於是為景凡十諸翰林復有詩詩凡若干首為幾卷於乎盛哉惟帝王建國立都必有山川關輔之勝宮闕城郭之麗車書文軌民物之盛以觀天下而鴻儒碩士必有文章歌咏篤之琬琰播之金石以示後世不可闕也盖古之稱名都者有三若長安之河華東京之嵩洛金陵之鍾山大江皆有所據以為勝漢則有司馬相如之上林揚雄之甘泉長揚班固

之兩都唐則有李白之明堂杜甫之太廟南郊西嶽韓愈之南山宋則有王禹偁之籍田宋郊之圜丘王畿范仲淹之明堂周邦彥之汴都或詩或賦鏗鏘炳爀後先相望皆足為天下後世道然校之三代之盛則亦遠矣金陵之都以一統御天下者實自我國家始今京師居大行滄海之間其地亦勝乃出於古帝王智慮之所不及又非元氏之所能當者則我國家億萬載太平之業豈非天之所遺乎葢自羿丹以来五百餘年比地不得

與於中國今承平既久民物繁庶制度明備山川草木亦精彩溢發若增而高若闢而廣校之父老所傳草創之際蓋已倍蓰而科甲之魁傑館閣之耆俊天下之所謂文章者固於是乎在古稱文章與氣運相升降則贊揚歌詠以昭鴻運垂休光者無感乎其盛如此也若夫聖君賢相盛德大業所以植國家阜民物著之典謨勒之金石軼漢唐宋以擬三代之盛尤有不可闕者某將於今日之詩卜之也某幸生京師竊覩其所謂景之盛

又廁翰林之末而材力淺薄不敢以作者自效謹推本其意而序之

送四川按察副使彭君序

成化庚寅皇上始命吏部得專舉布政按察之任而親進退焉示重也會諸大臣循行四方多所廢黜乃次第易置之人於是時皆傾耳拭目以觀天下卓犖奇偉之士將出也其首選果得彭君鳳儀輩數人而君實為四川按察副使非聖天子睿哲察於羣僚何一指麾變置

間得人如此哉君舉名進士累官至刑部廣東司郎中平生忠節自與無敢側骫骳之行視夫營營苟合詘志以媮進旅退以辱身者葢所恥聞不啻其所弗為也其所處司號繁劇之地事多涉於艱挾勢而席寵者偵前覘後左撞右突中立不動屹然以定民之貟枉抱欝失利而狂奔者則為之鉏彊剔蠧奪其有而歸之雖羅咎戾必無所恨悔焉間居簡默未嘗言人過及所論奏侃侃以為不可用者排譁笑怒罵而為之既而果中如左

右契相合用是信於上而下益彰其植心之端任事之力獨物之鑑如此皆君子之所難而兼有之謂為天下卓犖奇偉之士非耶夫負天下材受一方之寄其所樹立必稱舉其職不下至汩没於世無疑也況天子之所親擢出於恒典以感激而督厲之哉又況更張易置之餘天下想望其風裁將十倍於常時者哉然固有為九仞山卒隕於一簣者此誠衆人所知而或賢者所不能免也君其慎之哉君之行也諸君子皆餞員外郎葉崇

禮謂予曰彭君子嘗知之矣今且去子寧闕予淵贈言之誼蹈仲尼失言之戒乎嗚呼若是則予惡敢當誠有不可已於君者然亦可以為君賛獨於為山之義有取焉若曰此固君之所知則予既已知之矣

遊會稽詩後序

士相遇於少壯之年未有以異也少者壯壯者衰尚趣舍之既成蹤跡之既定則其窮達莫有同者焉而又有憂樂干其中夷險接其外則其死生莫有同者焉故疇

昔之笑談歡謔寄於歌詠者皆慨嘆之資及其至也或有流涕欷歔而不能已者此人之情也然君子亦得有以感焉曰某某賢人也窮不為晦夭不為殤也某某不賢人也雖達弗顯雖壽弗永也故觀蘭亭之詩而王羲之之骨鯁嶶之之放誕謝安之簡靖萬之矜傲孫綽之恬退綽之剴直皆得以具見而其窮達死生之異則有如所謂視今昔齊彭殤者而世之大觀盡矣正統乙巳嘉禾姜處士遊於會稽會稽賀嶶輩與其子用貞友也

載酒與遊賦詩若干首緘為序又八年處士卒又十年用貞以行人司副贈處士官益至今二十有一年矣而同遊物故者三人仕者十有七餘皆散處南北莫有同者其詩固在也用貞嘗見其人曰吾先子所與遊也誦其詩曰吾先子所與詠歌也益因之而流涕欷歔焉而其人者之見其詩亦有不能已者矣用貞予同年進士其升與德皆先於予而與予交甚厚因得觀其家所藏詩而序論之曰處士事親有王延之孝讓弟分田存薛

包之誼與人共事而獨任其咎近孔融之節其窮不為陋其没不為夭其有賢子而貴及其身也不為愧後之觀者或可想見其人矣序及詩若干人予未之悉也俟考而後續焉

送樸菴先生省墓詩序

先皇帝復於位之元年惟我先生奮奇挺靈來自南國為天下進士首帝若曰爾某為翰林院修撰職我文字黼黻我太平儲德宅材以用於爾他日今天子嗣位擢

左春坊左諭德進左庶子乃在天順間有詔為大明一統志成化間為睿皇帝實録先生皆為纂修官名載勑旨凡小而郡縣沿革山川形勢人物風俗之槩禽魚草木金石之名與數大而黜陟刑賞禮樂教化之迹詔誥辭令功德謨烈之紀載州分縣析類列而年編之書史圖籍山經地志金匱石室之文旁搜密檢操觚秉筆窮年而累月其於國有勞焉用是對揚在廷既簡既嘉前有勑後有誥太史撰其詞中書摛其豪尚寶緘其章鸞

飛蛟螭經回緯合絡奕世而騰隆光者其於家亦有榮焉今朝廷熙明典物昭備無事述作詞臣學士往往得優游侍從間先生始作而言曰吾可以及吾私矣乃上疏曰臣父贈左庶子臣某棄臣若干年臣母贈太宜人某氏亦棄臣若干年臣忝在侍從有以事陛下者惟父母之力之德是賴今墳墓在鄉邑久不治臣以屬吏事不敢言展省者十有五年矣臣得歸畢一日之私惟臣佩陛下之德罔敢斁官程期具在臣奔走左右服事亦

罔敢後通政使以聞事下吏部聶實霞奏請如庶子杲言制可賜楮鏹為道里費明日先生具袍幘大帶笏入謝又明日陛辭乃行鄉人朝士咸仰羨聖天子寵眷耆近之恩賢大夫不忘其親於官之義斯乎備矣門人翰林院編修李東陽倡於衆曰我先生夙昔自處大節惟忠惟孝其教我後之人亦惟忠惟孝茲一舉而二義存焉凡我二三子膺德服誼粤茲有年惟此大事曷敢無述時門下士仕處散於四方者甚衆惟兵部主事劉大

夏刑部主事尚敬進士王儼朱紳舉人楊一清和之其會試所舉士吏部郎中倪輔兵部主事許章刑部主事許盛行人左司副姜諒行人馬瓏又和之東陽獨謬職文字從先生後謹為序并詩再拜以獻於執事者

王城山人詩集序

王城山人詩者黃巖謝君世懋之所作也君居於王城山遂以其山自名居為縣學生七試於有司不得薦客死於武林之邸其從子翰林編修鳴治輯其遺詩得若

千篇予讀而悲之其詩始規倣盛唐諸人得究轉流麗之妙晚獨愛杜少陵乃盡變其故格益為清激悲壯之調思極其所欲言者其死也蓋有遺力焉然其叙事引物感時傷古憂思笑樂往復開闔未嘗不出乎正觀此亦可以知其人焉夫詩者人之志興存焉故觀俗之美與人之賢者必於詩今之為詩者亦或牽綴刻削反有失其志之正信乎有德必有言有言者之不必有德也君之志興不晉乎詩不幸而不見於世非其詩孰可與

傳者此輯詩者之志也古稱詩人達少而多窮其固然者之與適然固未暇論然其窮也人莫不悲之其悲之者亦不必皆賢也而徒以其詩況非獨詩人哉予恒謂天下之士必有負奇抱傑老死於巖穴之下者有士如謝君非詩則莫之知也天下之士不幸而不見於世者何限於此葢重予之悲而益感夫輯詩者之志也君之兄世修為寳慶知府及鳴治皆賢而能詩其所倡和者尤多不在卷中

送屠元勲序

有正設之官有旁攝之官有專設之官舉天下之事條分而類總之各有攸執此正設之官也事有大小有常與暫以具所及及其所不及此旁攝之官也謀之周計之密條總之所不能及者為之官以領之不以他事及之者此專設之官也夫官至於專設天下宜無遺事也然猶或有弊生其間者夫勢有及有不及則及乎其官勢及之而有治有不治則及乎其人吾嘗以是觀於天

下未嘗不嘆息焉今專設之官惟户工為多漕運之制分兵民之賦責之以府衛總之以將帥足矣又以其舟楫之具不可煩於民然苟無以總之則無以為責故專設工部主事一人於淮之清江浦每三年一代居竹木之材置工役吏隸以治之凡漕舟之敗漏不中於用者悉歸之而加葺斵焉數闕則增置之以為用此所謂周謀密計之一端也而邇年若少異者出納之際並緣為姦官府之利不能十一一舟之費或倍或蓰故其資於

舟者寧自為之不敢以煩於官而官若徒設所謂弊之一端也成化辛卯秋前主事以年當代進士平湖屠元勲實拜兹命以行元勲年質甚英敏富才與藝此則無負於國家專設之意所謂存乎其人者也元勲之舉於禮部也予校其文其中表兄倪稽勲良弼則予同年進士予知元勲之賢於稽勲為多而元勲之同年解文選尚敬復來徵所贈故序其端如此

送翰林編修丁君歸省詩序

華亭丁君原敬以進士第二人入翰林爲編修其父封君貽穀翁母儒人皆在華亭不家養者五年矣君乃用例乞歸省其鄉既賜許復有楮鏹之賚閣老學士諸先生而下皆賦詩餞之某以次辱授簡當爲序乃作而言曰士在官各事厥事非謁告不得違朝從非差遣不得離職次非引謝不得至其鄉邑然獨省覲之禮著在典式又爲之道里費出於尋常廩賜之所不及所以敦孝崇禮而勸忠者甚大此國家之令典也今之諸曹百執

事各有長屬以法相視事有稟白可不可則唯唯而退以事當出立受約束於庭已敝俛首去不敢漫及他語其勢分懸絶固然莫殊也惟館閣以道德文字為事雖師保耆宿位尊而望重亦與後進之士相賓主下工論議誾誾侃侃各中其度情交而義達喜有慶行有餞周旋乎禮樂而發越乎文章倡和聯屬亹亹而不厭所以汲引成就之意甚厚此詞林之盛事也古者王遣使臣作詩皇華行役來歸杕杜是歌朝臣相餞乃陳蒸民君

之使臣如不得已故慰勉之情不能忘其所愛而况使之得遂其愛者哉臣之出雖以王事然猶以職業相期厲如恐不及而况乎以親去者哉故遠鄉井則懷其親遠朝廷則愛其君皆有不可已者感激奮發使家不失為孝子而國得為良臣此則人之大節士君子之所自盡也君之仕也遭天子明聖海内熙洽史事閒暇孝理之化惠及家庭可謂出得其時操文字之事以從諸先生之後為其所汲引期厲如此可謂處得其地而君又

負卓犖奇偉之才之器必有所建立其工廣宅材禮士之效下成師師之美于天下無疑也夫國家之令典詞林之盛事士君子之大節其所關繫甚重皆不可以不白杲不佞請以庸言發之可乎

一間軒詩序

情生乎動者也動之極則静生焉然人能動而不能静天下之通患也天下之事相尋於無窮人之一身與之周旋乎其間操眇身以當天下之事其動不啻萬一故

善用情者以一應萬如鑑之於貌括之於矢來則應之去則遺之故事畢而情不困不善用情者以一徇萬萬相臨事愈多而身愈勞乃有求靜而不可得者其不知求者固弗論也農則勞於耕工則勞於役商則勞於旅士則勞於官其情之小大雖殊其為勞一也舍乎此則遺形外骸玩世狎物無所用於天下者非君子之所謂靜也惟功成而身退者其庶幾乎然於此猶有不能者非地之不善也有見於此者其知道乎絳州有一閒

先生者姓陶氏宗衡其字舉進士歷官行人禮部員外郎陝西左參議皆以賢勞著聲年六十則嘆曰吾可以閒矣謝其事而歸閉門高卧不與世相聞或深衣鈎履徜徉於水邊林下有問其姓名者曰我一閒人也或問之曰先生其知道者乎笑而不答洞然莫測也士大夫多為一閒詩以遺之者先生欣然咏之集而成卷其子户部主事廷用以示予請序其後廷用既奉使於南則使其弟鄉貢士琰來請予昔舉禮部時先生在儀制掌

名籍而廷用復予賢同年也故為之序

送周徽州考最還官序

今之為守令者各據所見為理皆足以立名取效而弊隨之或修槩牘明號令勤手足之力以為奔走嚴刑厚斂竭膏血以奉所需惟所徇藉不顧慮其下故往往為權貴所推許而細人鄙夫方偲譪之不暇或有見於此則循循守規矱不失尺寸以庇其民而自恃以桀驁其上又故為抗俗以立崖岸取聲譽故民皆譽之而為之

長者以為異小則怨於言大則怒於法矣又或有見於是以為二者皆不可失則為捭闔縱横之機惟所弛張而上下傾倒故官有賞民有譽而士大夫之旁觀者將指而議之無所逃焉然則欲完其名豈不難哉夫名固非君子之所貴也然孔子疾名不稱又曰在邦無怨在家無怨為孔氏者亦曰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友不獲乎上矣故其道本乎誠身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是名亦君子所不可闕也

徽州守周君子建吉安人也世居遼以文學名遼人士若今曽給事克恭陳進士本仁吳進士克明從之遊者若干人及舉進士歷官工刑二部主事員外郎皆以政事名尚書而下咸推重之其守徽也一年而民悅再踰年御史以為能報之天官三年以最聞於朝士大夫所推許者籍甚予竊聞君之為人敦樸忠厚無敢側委曲之行故不恃才而官自舉不求名而下上信之此固士君子之實行其道宜然也余又聞徽人言比歲久旱君

率僚屬徒跣以禱雨輒大至有蟲傷禾稼亦禱以除之若是者豈獨人信之苟順且誠亦信乎天矣君守其志使不變雖用是名天下及後世何愧哉君之考績而還也進士蕭君文明輩相與餞之而屬予以辭或曰周君非好名者不宜以是告之予曰吾所謂名非今之所謂名也

送丘給事使琉球序

我國家正位凝命掃乾盪坤滌濯萬物建於百年治洽

功成五服之內藩臬郡縣所治出賦稅共使令者弗論以至於海中外疆殊界别以國稱者萬數通者先沾遠者後被冠裳椎卉詩書甲冑梯髙航深四面而至充中庭溢下館禮部繁於出納鴻臚勤於奉引相胥疲於通譯自有中國以来無若是盛者若琉球國在海東而諸國小大遠邇之間烟火相望順飈利船七日而至然其始俗以盈虛為晦朔以草木為冬夏粤自古昔未通於中國雖或窮征黷討而賓服無聞及國朝號令所及望

風款附遂封為中山王齒於戴版圖奉職貢者曰涵月煦潛移暗革被服冠帶陳奏章表著作篇什有華士之風焉成化庚寅其王世子某當嗣封遣其長史某來請命天子封為中山王賜璽書冠服遣正副使二人致命中山户部都給事中丘君弘實充正使賜朱衣一襲以行六科諸給事相率為行餞徵辭翰林某與給事君同年言在不讓曰於戲給事大丈夫入居諫諍出領使命真通顯稱所願為今聖天子在上士大臣在列嘉惠於

彼外國中山王謹畏孝順不墮臣節以俟我威命而給事身負荷之國體之所繫小邦之所瞻後世之所傳示皆在給事給事其克自重感厲精發山動海立以宣達天子威命國家之典章式侔小國君長陪從爰及閭巷明識逆順保其初心惟億萬世服事罔敢數亦罔敢後於戲豈不真大丈夫哉給事君起謝曰使者職敢不勉於是諸給事驩曰使哉使哉乃導上供張三爵而退也

送周揚州序

成化庚寅京師饑天子簡廷臣出領賑事命之曰用命且有賞不用命有罰監察御史周君本清亦在簡中分理順天數縣辛卯事畢告於朝首擢為揚州知府夫守令之職非直衣食乎民也而食與衣莫先焉凡百之事胥此焉出令有五尺之童號於道具倉皇為之求食與衣者必其父母也平立睨視談笑而過之者必塗之人也不惟弗救而且褫奪之攘頓之者必其仇讎也令之守令者將為父母焉將為塗人焉將為仇讎焉仇讎固

不足論苟徒愛之而弗救是亦塗人而已矣為之父母者必為之計深遠先事而圖之因時而為之即田有常畝桑有常樹賦有常等除其兼并均其徭役以使有餘不幸有小害不失其利又不幸而大害猶能免於死亡夫是之謂民之父母不能先事而圖因循怠惰以至為病為亡為盜然後從而救之其力必且十倍而況未必能救之乎夫比歲之災去歲為甚去歲之災畿甸之郡縣為甚畿甸之郡縣其為病為亡為盜者相望也其所

由來者久矣卒以朝廷數百萬之費一二臣簡任之專遲之以數月之久僅足以弭其患之大可不謂甚難乎思其艱以圖其易古之道也以今歲校往歲不可謂不豐以南方校北方非不富且庶也而揚州又素稱繁庶之地比年以來亦損其半矣識者蓋深憂之天下之事惟憂於未舉者乃可以無弊由是言盡天下可憂也而況揚州乎此惟深謀遠慮之士可與言之而世俗者之所謂迂也周君在吾鄉為賢士在臺憲為賢御史在畿

甸為賢使臣茲州之治朝廷實畀之而吾輩實深望之也周君勉乎哉

送宋民表知華亭詩序

吾民表之知華亭也待次天官者一年時京曹無闕員有以差遣避外補者謂民表民表曰吾力不能與造物者校竟不出及將拜或又謂曰今以進士為縣者三載則擢擢則為御史其得失亦少校乎民表曰吾安是官也久矣吾何慕焉吾恒為吾輩之慕乎此也苟有所慕

必有不盡其心者矣既拜則謂予曰人恒易此而不為吾得此蓋懼其不能舉也或曰是大邑也可以取而無傷於廉可以守而不至於無所容或又曰地美則易汙易汙則守之也難斯二者皆非也人患不自持苟有所利何必大邑無所利雖富且庶吾何與哉若是者吾敢以自許也吾所憂者謂其利弊之莫周知德澤之不能徧及也自是每數日輒謂予曰吾於某得某事焉於某得某事焉弊之不除也利之弗興也如此者數十事不

止其言甚悉凡論為縣者莫如焉又數日復曰吾嘗思之守令者民之父母也故恩先而威後平易者古人所以近民也今之能守令者但知有法而不知有情故寧急無緩寧嚴無寬寧使民受其害而不使我難其力若是者吾弗能也繼而又思之以為是固然矣於是則有辨焉苟以漫漶為平懈嫚為易民抵惡而不戒胥吏舞法而不知廢紀綱散條貫以至於大壞極獘而不自知者則吾輩所當深戒也予與民表遊久知之最深凡前

所具固其所存無足異者然猶頗有素蓄欲以為民表告及閭此言則民表雖日强聒使予告豈復有餘說哉民表仁人也予恐其或過於厚信斯言之不可無而踐之不可以不果也民表幸勿忘之吾為子識之以贈子行民表曰善於是交游者皆賦詩送之其意多為民表期者予序諸篇端以互相發云

送李士常序

今之仕也異於古皆取之乎科目舍科目則不得仕仕

亦不顯故凡稱有志於天下者不得不由此焉出觀其平居嚮乎道義將藉以自試則其大者可以興道弘化小可以建功立名隨所底極皆能有以自見然猶有論篤而志不學者有志於始而變於終者有志雖及而力不足以逮之者若希富慕貴之徒夤緣僥覬惟幸於一出者又何足望哉予於李君士常之出於科目固不得不切望之也君夙有嚮於古聖賢之學修身睦親志存及物其與賢大夫士接則踧踖愧汗殆無所容而其中

之所動湯溢迅踔有不可遏之勢其於惡言詖行若將浼乎其身而又懇悃悅惜若欲援而反之而未能者將有以自試也今年秋始以其藝舉於鄉大夫士聞者既進以為主司賀則退以賀君予又交君之最深者知其志論不悖且必不委靡而感勵奮發以自見於世無疑也然志於天下者必周於天下之務故凡紀綱風俗人物之際制度名數之節閭閻獄市軍旅郡縣之宜古今成敗得失盛衰不恒之迹一有闕不足以為治不能兼

究乎此而徒嘐嘐然有志於天下則亦何所濟哉古之人如諸葛武侯范文正皆居布韋而經濟之事已具故其出也確然有益於用以名天下及後世君仕且有日矣其究於此亦多矣歸而求之觸類而長之使其通貫旁達若探之積囊若駕之坦途有弗謀謀之無所弗知有弗任任之無所弗能由建功立名以極于興道弘化無所弗逮使天下之人曰科目之果能得士也又曰君之果無負於科目也此則予之所望也予蚤竊科目而

愚闇淺劣莫之自遂愧於君之積學彊仕者故喜君之出而望乎其成者尤切凡謝太史及吾時用所叙論者不贅及焉若謂予略於內而詳於外則非能言者也

懷麓堂集卷二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懷麓堂集卷二十三至二十五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范衷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主事臣陳文樞

謄錄監生臣劉淡

懷麓堂集卷二十三

明 李東陽 撰

文稿三

序

送福建參政徐君序

福建之地凡府八福泉漳興化皆瀕海海外接倭夷諸國椎

髺之徒潛度竊掠自古而然我民利私市者亦相為黨羣驅

巨舟強弓往返其地若南北市者以為常業其事甚重朝所置官多分巡互代不恒於職其勢莫能制乃專置參政副使者一人理之成化乙未吏部以例考天下之述職者罷布政按察之長若佐若干人於時茲二人者皆闕浙東徐君原一實用推擇為右參政承勅以行徐君任職方久官至郎中行業才諝為諸曹望舉於是職固所優為夫職方掌天下軍旅之務邊疆盜賊無所不治但數年於今屢事西北其所經畫區置宜詳而東南外警頗息常時盜竊不煩於朝署事勢情

狀或在所略也今東南之人曰備外警易治內盜難販
鬻之民迫于寒饑散則無所歸則無籍縱而不問則纏
結無窮急而攻之則以死狗鬬其患有不可勝言者治
之者必先本後末宏綱而疏節均田薄斂以安其業委
曲開諭明示利害以啟其歸而又蓄威養力以待其不
可化使善者不移則惡者有時而盡矣其先後緩急較
之他處宜有不同者若士卒之亡竄困庚之虛耗武官
介士之掊克朘削則天下之通弊君蓋嘗為予論之以

為弊成于實喪功患于柄分此理固然無可易者今君以全藩之寄承專置之託弛張綱紀固已無患乎肘之掣而又濟之以才略持之以忠信竭心力而為之吾見外警之不足備雖內盜之治也不難矣

送泉州衛經歷鍾君序

文武之在天下不可偏廢而其勢則相為重輕官之始設也內以五府視六部外以都指揮視布政按察以衛視府州縣其秩皆有加焉今名焉雖存跡其行事不翅

不能頡頏而顧出其下有不可變者府司衛之官必有經歷都事皆以文士為之以參佐謀畫關革奸弊其秩雖卑而所託則重矣然以今觀之方委曲聽命之不暇其所得為者不過會錢穀行文書而已是何其懸絶如此哉秩有尊卑而其勢有難易也予嘗究設官之意而論之五府之務必於六部都司之務必于布政按察而後行則所以尊其職者非偏重之也知其勢之必至乎此也夫使文得以參武而使武不得以間文則其輕重

固已可見況今經歷都事在内者月再報其長之勤惰于朝推于其内可以知外則其勢之不得為者亦存乎其人者也嘉興鍾君汝文以國子生拜福建泉州衛經歷汝文嘗因其從子刑部主事庭芳游于羣士大夫間於是顧君天錫輩以贈言屬予予竊謂今當天下無事時武冑之士罕得施用則所謂經歷者雖欲有所贊佐亦不可得獨法久弊生不能無頼乎開革之力者而泉州外有海島之警内有販鬻之盜東南之地於兹為重

故所以望汝文者尤切汝文勉乎哉若曰吾不負官而官負吾如古之所謂丞者予亦末如之何也已

送戴訓術序

崑山戴用中少失怙鞠于母氏既壯通陰陽之學有志乎仕而未遇也比者縣陰陽訓術闕用有司薦上吏部移欽天監試以爲宜遂拜訓術之命行有日進士吳君惟謙謀以予言張之易曰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故唐虞有羲和之職周禮亦有太卜

筮人之名後世陰陽之官蓋取諸此國家開物成務天下事無小大緩急苟民生日用之不可闕者罔不備舉崇儒建學之暇若陰陽醫藥亦有學官徧于天下其為民物慮至矣然陰陽之學株分蔓續代異而時不同若五行若堪輿若建除叢若歷數若禄命卜宅卜葬多至數十家而牽數泥俗舍人事而任鬼神固已見于漢班固唐吕才之辯矣況後世乎今象緯有禁民間莫得而習所謂陰陽者不過卜筭推擇之類官之取之者甚簡

且易而時俗所習信有如前所論者用中以術為訓則宜推明其理數之大如易所陳如書禮所命以仰副國家設官擇士之意取時俗之陋一洗而空之然後為善也用中以為然乎予未嘗識用中將因二君以考其志之所嚮恐其為司馬季主之卜予之辨又出宋忠賈誼下安恃其不相屈也吾聞用中本名族讀書好禮接賢士如恐不及非泥于其術者比世固有吏而隱者非此類也乎若因予言而勉焉其所得亦未可量也

送舅氏劉侯之寧夏序

寧夏之域左界黄河右臂賀蘭諸山在山邊為險地然其所統方數千里而河曲乃居其半則皆連山大沙無長城巨塹之險自河外失據畫地以守不過數百里列堡分堠一功而什力今敵騎之警不及寧夏乃自花馬池興武諸路以入則寧夏所備不在外而在内非鄉之形勢可論也故守寧夏者必慎守河曲河曲寧則寧夏可以高枕而卧矣然以今昔之異勢而成什一之全功

者豈不難哉古之論擇地者必先擇人故南城有檀子則楚寇不侵高唐有盼子則趙人不入徐州有黔夫則燕趙交際雖齊之一國尚如此况國家一統之盛羣才之富而制遠方之敵則亦何所憚哉今年夏巡撫寧夏都御史張公議政于朝言其所統甚廣而裨將不足于用上命兵部簡于衆得三人其一則我舅氏署都指揮同知淮安劉公永也公以武冑蚤閑騎射從征于外南至湖湘貴州以入兩廣北歷萬全西極于三邊之界皆

在閫幕執旌鼓符信以號令羣士多所俘馘策名功籍遂自千戶累涉都閫人以為才居常奮厲欲以兵革自効今强敵未滅尚厪廟謨而公適以選擢承委任識者知其將建功于西鄙也嗚呼士既患無才而又患于所用以公之才得謀國求士如張公之賢者而為之用其將有所賴而成乎東陽少負陟屺之慼于公之行深有感于渭陽之義方喜邊鎮之得才與公之獲于用也故先述其大者而後及其私焉

謝氏宗譜序

謝氏出周申伯之封世遠派別漢晉間稍稍可紀而會稽之謝始擅天下今黄巖謝氏舊譜稱典農中郎將纘𥂕自纘至僕射伷若干世為一圖自伷子經略使鞅徙居黄巖者又若干世為一圖世亂闕逸多不可考其後或妄加補緝遂成完書雖其子孫亦莫之知也成化庚寅温嶺郭端朝氏修于翁山之塾以會稽派遠始削其圖而鞅以下猶因其舊知實慶府愚得先生世修嘗侍

其季父梅坡翁性玉獲聞同異之實辛卯之歲乃取舊
譜參用歐蘓家法闕疑去偽揭欵為始遷之祖斷自濂
為一世世經而支綿之既又與其從子太史君鳴治推
義廣例為名錄為譜傳為宗範為居址世考為祠墓志
又系以累朝誥勅及士大夫所著述者類為若干卷篇
有序序有義可謂無遺法耳矣夫譜有傳與紹之道焉
由吾而前吾得而紹之由吾而後得吾而傳之所謂傳
與紹者非恃乎譜也而非此則無所于繫故君子之有

事乎家者必先焉今之世雖士大夫家鮮克存譜其存之者不過以世數名字為稱詡辯據之資而譜之道幾廢其或附會竊冒以僞于其身以及其子孫者又弗論也夫以譜猶不能恃其必傳況以僞乎茲譜也溯宗系則興其婣睦紀居址則慎其承守睹祠墓則嚴其祭祀瞻錫典則思所以厲乎為臣誦宗範考傳記則思所以為子而不愧而詳其叙述則使子不得以私慕誣其父而祖不得以私譽望其孫以求盡乎其實噫茲譜也其

可謂無遺法耳矣且古之論國與天下者必有道德仁義之本而又有憲章條格之具葢皆自其家始寶慶公行高學博有古循吏之政方歛其所以為郡者施于其家而太史君又承其家學以大施于天下天下皆將自茲譜始譜之作豈徒傳哉按謝之先有諱温良者為孝子有趙氏者為節婦固茲譜之所恃以為重其他名德尤多至寶慶公乃益顯其承之者皆能如太史之于寶慶則茲譜之紹也其亦不徒存也哉

送開封金公序

今年春河南開封府知府闕吏部詢于衆得刑部郎中金君尚德曰是嘗游翰林而通古今政治之迹為行人而知山川風俗利病之槩為刑部而諳法律精條例及民物之情狀且其人卓特敏達傑然為諸曹望非此莫可與為郡者於是請于上而用之先是嘗擬君為按察副使屢不值允命至是乃拜擢人或謂令之在郎署者不十年則擢擢則往往為藩憲而刑部尤捷今君舉進

士二十有八年在刑部十有五年為之寮佐多其科目後進居數年輙被擢以去者若干人矣而君始得擢又不過為郡其將弗釋乎此矣是葢非知君者郡守之職在古為諸侯國位尊而責重而開封又郡之大者其所統州若縣四十有一屬吏數百地方千餘里殆半河南諸郡天下之郡莫與為比比其職尤重也且官之在天下惟其所用以為輕重今材行如君地望資格如君以羣議膺簡擢如君者而使為郡是非特為郡重而君之

重又可知也況人之於官也亦惟其材之大小以為舉墜而不繫乎崇卑蚤莫之間哉又況君子之所存者惟視吾所當為與其所得為者而已哉君之言曰開封重實地歲方歉民流徙且半校之他歲其難殆十倍吾懼官之難任也若議畫方略若發公帑賑饑民省諸州縣遠運增糴戶價不足令民為鄉積以備凶歲者若干事而不及其私一言於是聞者皆曰金君其果不以秩位為輕重也又曰君其果克勝兹大郡無負也又曰吏部

其果能得人以重兹郡也于是皆喜君之去而所以望君之入者益深代君為郎中者屠君元勲暨其寮寀諸君子相與餞君謂予亦知君者請述君志及士大夫之望于君者以為贈行序

送施彦章通判黄州序

成化丁酉春三月吏部以例試國子生之隷選籍者無錫施君彦章亦在選中既試名在優等而其器貌尤魁碩出于羣輩大冡宰實意屬之既又詢其鄉人考功郎

中陳君朝用考功曰此賢貢士也遂擬授通判得湖廣之黄州府云吾聞善用人者必廣諏博采如吕文穆之客囊虞允文之材館録惟恐其不多也善舉賢者惟其公而不他計如祈奚之舉親舅犯之舉讐惟恐其不盡也夫使人人得各舉其善故天下之善皆萃而為一其有遺焉者寡矣及其弊也或以為請託賄賂之私故在上者恒疑乎人而在下者亦自疑之不暇于是逆詐以為明避嫌以為介詢察之道日廢薦舉之路日塞士之

所為善者不過身言書判之間耳此其為用不已狭乎君子于于是舉也見冢宰之信人考功之自信黄州之信于其友如此也夫以今郡縣之衆往往視貳佐為常職察之不能徧則不過以銓試之等而用之如黄州者乃以大郡居要地故處之加詳使職職而詢之人人而舉之而所謂詢與舉者皆不相負若是天下之善可不勞而萃也吾又聞薦人以為國者報之必以國事故張安世以私謝為恨范文正以私報為辱今之所謂恨與辱

者亦異矣通判之職所以佐貳郡守于郡無不可問之政況施君以美才理大郡其勢必不能汩汩與常職比使他日論功課績者得指而颺言曰此賢有司也以是論考功報且不為冢宰辱也不已多乎若夫執德不堅為政不力使議者得藉口以疑天下之舉則世之恒弊非所望于君者也

武昌徐公輓詩序

異財之俗半天下江南之人以田畝為業葢有身在祿

祿而籍于父兄者以為恒事若是者非惟教不行于世要其因襲承授勢亦有不得已焉于是欲起而變之者必有一人焉君乎其家而後子弟化必有一人焉望乎其鄉而後鄉黨革此其人必躬履實踐已睦矣而後可以責人之疏已讓矣而後可以責人之競漸摩薫染入乎人者深使人人利于義而恥于俗度乎其可又必有一人焉繼之而後可以長保而不變予常患斯人者之難得也嗚呼吾鄉復有如徐公文德者乎予嘗聞徐氏

武昌鉅族居府治者數百指居于别業者又數百指而公以族長往來居其間食飲衣服惟公是司租賦出入惟公是籍子弟婦女無恣言戾行及異議者焉則歎曰何為其能然也既又聞公事親色養喪居哀毀與昆弟處怡愉終日口不及財利苟事涉于利輒推而弗居少有違咈不以為其弟敬夫婦皆蚤死遺女又為之撫鞠俾底于有家又歎曰天下之事以利則骨肉可以為讐敵以義則道路可以為兄弟嗚呼利之為害亦久矣以

予覩于吾鄉復有如吾徐公者乎予之聞公家範也實于其子監察御史鏞公來京師嘗一見遽去去數年始悉聞其行于中書舍人楊君應寧時公已卒數月矣予因歎斯人之難竊有望于吾鄉者而公亦已矣嗚呼悲哉鏞既告喪歸治葬事少詹事撲菴黎公先生為銘公墓載公善甚悉諸縉紳士賢鏞及哀公者又為輓詩若干篇予獨感乎同居之義尤切故序之加詳庶其宗之人之有感焉以保公之業以及于吾鄉也則翁之卒亦

可以無憾也夫

送張君汝弼知南安詩序

華亭張君汝弼博學工詩有文章尤雄于草書乞其門者踵接無虛日卷軸填委聲名遍天下凡論令郎署之有文章者必曰張君張君然君恒若弗自屑每論古今人政得失介然不容髮事涉忠義輒力為之扶植褒獎無所孫覯其意不欲與齷齪者齒慨然思有所施于世故凡論文士之有風槩者亦必曰張君張君君得科第

晚徊翔郎署間為貳佐歷武庫車駕政皆簡中間惟武選稍繁劇又不久處落落無大以自見然益負其有不能屈以干人循次待籍十餘年而有南安之命論者又謂如君者置之朝廷之上雖不日煩政務亦足隱然為諸曹之重而必使為郡郡所領皆吏事非其素習不能無惑乎今之為銓曹者噫斯言也可以觀俗矣夫惟世之有銜華藻而不達于政者有狂志高論揆之實用而不足者而後有是言以此槩士其失之粗矣夫所謂政

者必抵經據史飾之以材藝資之以議論而振之以氣節然後左宜右有旁行而不滯苟泥法守律剪剪焉寸紙隻字之閒而曰我善為政令之所謂能官者吾惑矣慨自儒吏之迹判而士往往不得以盡其用用之不盡乃或從而短之豈所以待天下之士哉豈所以待天下之士哉予之懷此論久矣方喜君之得試其所未盡亦以窺銓曹者之得用人之道于此也而又奚惑哉與君游者多時名大夫士皆為詩以相君之行予非工詩者

又不可為君默則以太史喬君師召之意為序云

邵孝子詩序

戶部主事湘陰邵君汝學蚤喪父事母李氏甚勤苦居常愉色每出飲未嘗至醉值蔬果輒懷歸奉母母疾衣裳不解帶日親湯藥雖唾壺穢器必手自滌滌或激涴其面弗見于母母既安寢乃徐而拭之母喪哀毀累日而後食食必粥葬之日寢苫枕塊廬于鳳山之墓三年孝行甚異門人龍來雲輩倡于鄉鄉之人陰陽訓術傅

時省輩狀于縣縣大夫奏于朝事下禮部移御史及按察下郡守遞爲覈報皆無異辭朝廷以例表其門爲孝行時君已自鄉貢舉進士例得再建綽楔至于是凡三焉今之例有司以綽楔表于門者凡科目之事與孝順節義異行之家皆然表科目所以勸爲仕表異行所以勸爲善勸仕者固將以求其行也然仕者恒有而行之異者不恒有故苟有異行雖州𨈆里婦猶表而旌之其禮加重人之得之者亦加榮焉況仕者之有是行哉今

表仕者于鄉鄉之人起而慕之而凡天下之為仕者勸
表異行于鄉鄉之人起而慕之而凡天下之為行者勸
鼓舞欣動之機固各以其類應有不可遏者而况乎兼
之者哉天下之行不必皆勸而後成然亦有俟于勸者
夫所謂州甿里婦其行不出乎畎畝閨闥之間及于人
之耳目者近近則未易徧仕焉者名籍在朝廷勲業在
臺省觀望在天下於此有異行焉為之上者又表章之
不暇其所感動宜何如盛也今聖天子孝理隆洽法制

精密善必聞聞必勸而君方以異行登顯仕膺旌異之典是以其身繫天下之化者其責亦加重夫豈可例而觀之哉古者國有美政鄉有善俗必播諸詩歌以風勵天下薰陶誘掖益有深于教令者吾黨則有不得而辭焉與君偕舉進士者若干人為詩若干篇而東陽竊以鄉士為國史尤親且近因序其事以佐君勵天下庶幾自吾鄉始

賀陳先生誕孫詩序

成化丁酉三月十八日翰林諸同年會于師召陳先生第既有成約予與鳴治先入觀其有喜色問之曰適得莆報大兒舉得一男矣時同年皆未有孫孫實自師召始予二人喜甚亟呼酒飲師召師召曰請為我賦鳴治倡為句予繼之已而衆客以次至皆遞為句句八繼而成律明仲再倡律再成衆乃屬予大書于堂壁師召不欲以觀賀者掣予肘再四不能得拂衣入少頃忽笑而出視予書且視且喜衆客競為助喜歡聲動堂陛回顧

僮僕皆欣欣若有懌色師召獨據几誦曰固亦佳事也意始悔沮予書書成數五後至不及與獨和二章明日衆客皆重和越數月汝賢還自莆又續和焉于是聯為巨軸盛供具以贈之而師召益大設席饗客以為例亦自師召始云嗚呼師召為人純樸簡易藹然古君子風其考文析理極精盡密而名數世故之粗或遺略不屑計立心制行介介不可易而包垢含穢口不稱人過日與之處而若不見其有異者人無問親踈遠邇皆

樂且信師召召亦自信不復疑于人予嘗謂其氣象悠遠其為福澤宜深且厚徵諸子孫亦固然哉又聞諸師召言其先祖宋觀察使淬父子皆死國難旌為忠孝曽大父義軒下暨祖禰皆能以容忍恵讓為德數百指之後昆三百餘年之世業於是乎涵江之澤遠矣昔陳太丘氏祖子孫三世同德文人史氏尚侈言之是詩也雖出乎一時之談笑然于平生交際之情諸家世講之好亦可以觀矣請為諸君序之以傳乎其家

送閬縣令周君序

縣之為政至劇也其隷于府者倍之隷于藩則又倍之予嘗遊東南諸大藩親見其所為令者朝夕奔走經畫之不暇問其賦稅刑獄校之旁縣若無大相遠也徒以呼召迎送之繁徭役供億之費用之無時取之無藝日益而月復增是固勞乎為民亦難乎其官矣夫人以身應衆事其勢不能盡有所詳必有所略詳于政務者無上賞而略于承奉者有顯罰人之情孰不慕賞而畏罰

于是擇土之所急者為之則民愈勞而官亦愈難矣于此蓋有說焉蔣沇之在高陵郭令公戒其麾下曰得蔬飯足矣毋撓其清何易于之在益昌身為民引舟刺史崔朴愧之與客亟去下上之相感固如此無何之誠心與蔣之素行而徒以此咎上之人亦何怪其為難也哉比者朝廷命簡太學生為州縣正定海周君志尹得福建之閩于時為銓曹者曰閩劇邑也非夫人莫可與兹任者閩人之仕與游者亦曰民閩之劇也而得夫吾侯

之賢也翰林修撰林君亨大以贈言屬予予惟為縣之政亦多矣民為重故就其所急者言之周君以太學生舉鄉貢習於民事所以舉其官者葢必有道其毋專事乎呼召供役之務俾議者謂銓曹之所擇與士大夫之所望者徒以此也令閩藩稱賢方牧者固衆亦安知無郭令公崔刺史者以成君之美哉

懷麓堂集卷二十三

懷麓堂集卷二十四

明 李東陽 撰

文稿四

序

封吏部郎中倪公輓詩序

禮部郎中倪君良弼之喪其父介菴公也故吏部侍郎葉文莊公有表翰林侍講學士鏡川楊公有誌廣東叅政劉君欽

謨有傳諸大夫士皆有詩其為傳世計甚遠而良弼猶欲予序其事曰同年之誼十五年于茲矣嗚呼予何以加於諸公之言哉予觀介菴居鄉直氣正色善分別白黒不為詖佞民有為豪右所奪而不能訟者為暴於官鄉人不相直輒詣門請質得其言輒俯服去故鄉之稱直諒者曰倪公其人良弼始為吏部改今官飾行持法遇有不合斥言高論雖權貴不少孫借或欝不得洩則耿耿不能寐故士之稱直諒者必曰倪君其人嗚呼賢哉何其徳之相似也昔陳咸言事譏切近

臣而其父曲爲戒諭孫盛作晉春秋直書時事而諸子號泣請改向使父子易地而仕則其所建立者異矣世說古今人不相及觀於君之父子之間豈其然耶夫人之才德同而其所立又有過不遇異者故其成也可幸其不成也可惜若司馬氏之文章王氏之相業或倡乎其前或成乎其後君子益惜其父而亦未嘗不幸其子也介菴雖不仕而能使其子仕仕而有所立如此是可徒爲介菴惜而不爲介菴幸耶良弼既不妄交凡爲詩

必相與遊處稱知己者人亦慎重不苟為應荅故其詩皆可觀誦與其傳狀表誌箞互相發也後之君子考介菴之為人惜其不得仕而幸其子之有成者必自是詩始作輓詩序

送太常鄭先生之南京詩序

太常之職官尊而責重不與他監寺比故其為選必取之清脩禁近之臣比者南寺闕當補方銓部未擬制命未下議者求之翰署官僚之間則曰仁和鄭先生其人

也已而果然初先生自禮部入對先帝試其策第一等得進士及第入翰林爲編修今皇帝即阼同修先朝實錄成進修撰居數年又修續資治通鑑綱目進司經洗馬凡四命而至是職於是辭編摩考校之務而司禮樂制作之柄輟經幄儲宫之直而奉宗廟陵寢百神之事官日尊而責俞重矣君子謂其初命也以文其再命三命也以勞其今命也則以材行地望是其官非苟得而朝廷之擢之者非徒于資格而止也先生之歸省也念

母夫人老不能遠就祿養而國事之重官不可久曠乃留其妻若子而獨處于官雖居京師察其志未嘗一日不在膝下今容適南國得舟檝之利將先歸拜母而後迎養于官此又人之至願而不易得者也昔崔慶仁為太常親導母輿趙彥深為太常不脫朝服而見母史冊書之以為美事然則進不負國而退不遺親持不苟得之寵以成不易得之樂如今日者非先生之賢其孰能致之先生之行也公卿以下皆歎慕歌頌分曹而餞之

其門人刑部主事陳洵員外郎沈欽尤親且厚既自為詩又以倡諸同曹及所與游者總若干篇為一卷謂予嘗以鉛槧從先生後屬為序先生在翰林不妄交生徒其所誨廸必先忠孝今日之行固臣子之義所繫若二君者亦豈但師弟子之私而止哉

送蒙菴林先生南歸詩序

聖人之道仕止久速惟其時而無所必葢惟孔子能之雖伯夷柳下惠之聖不過得其一節中庸之不可能也

固如此然人之情恒易進而難退故賢人君子必謹於所易而勉于所難時有所不可則去不得其職與言則去居其位而力不足以勝之則去是其退也恒易而進也恒難葢必知有所不可不退而後進則其進也非干祿知有所當去而後留則其留也非貪位君子之心豈惡進而樂於退哉然世亦有果於忘世而去者有因所激而去者有去於勢所不得已者有索隱行怪徼一去以為名者於是利祿之士顧得以藉口於其間故論出

處者必參其平生而考之自辭受取予之常驗之乎進退之大而後可知也蒙菴林先生始仕爲行人即以母老謝病歸十有一年旣終養乃出供職補遷爲司正當道者欲薦爲提學辭不赴九載循例進兵部車駕郎中未數月再上疏請老事下吏部以先生賢且年未六十則不得致仕格不爲覆移兵部及遣官屬敦諭令勉供事而先生意已决乃乞以養疾歸䟽又再上且致書冢宰司馬諸公懇懇數百言竟得請去此其進不可謂不

難而退亦不可謂易矣先生蚤有志於古聖賢之學動循規度與之處温然可親其為司正誘掖勸戒一時寮屬皆翕然尊仰益振厲為名節是雖未及於大用知其非徒進者今日之去其所自處諒必有道焉而予也非所敢及也或者乃欲以微事窺之是惡足以知先生哉與先生游者洗馬羅先生明仲輩皆賦詩贈之用寇萊公詩二句為韻是詩先生嘗揭諸坐右葢有合於易退之義者故諸君取之而予獨推其意為序云先生名雍

字萬容甲戌進士蒙菴其别號也

送武選汝君之南京序

吳江汝君行敏舉景泰癸酉鄉貢為國子生成化初會修先朝實錄以能書入與史事予時濫在館局見其為書楷正有法表然出儕輩書成授中書舍人凡卿大夫士所得誥勅皆願得君手筆故君書傳于世日多九載秩滿有南京武選員外郎之命則戊戌十月也實錄之典職書者例以恩得中書時臺閣執政者以為太廣獨

嚴資格惟貢士及國子生乃得是者不過數人考績之典自中書滿者例得遷員外郎近歲吏部亦以為太汎乃因内閣議分為三等得是者亦惟科目之士為然于是知君所處地雖藉恩循例皆非輕授而幸得者也然其初命也有謂中書雖清近而不與政事以為君惜其再命也有謂兵部雖繁要而南署所掌不及北曹之半未足以大紓厥藴葢君之所得人不徒不以為幸且以為未足者如此也夫行能辭藝皆所以為世用而進取

之機官守之分則有不同君子之於官也必吾之所當得得之不為幸必吾之所能為為之不為彊寧用我者有所未盡而吾之處之者有餘使心有餘慮身有餘力歲有餘日而復以其所餘者自盡于其間於是乎曠官廢職之咎寡矣君在中書翰墨之外詞章議論溢人耳目故雖用者以為未盡而君之有餘者固存武選之職領武冑封拜傳襲之事令天下功籍日廣冒僞之弊興考覈取舍以嚴令日之選者君之事也而又積學蓄德

於其餘挾庖丁之刃操郢人之斤以待天下之用吾知其有餘地也先君為員外郎者李君應禎李君與君同鄉同為中書聲價相甲乙又適有交承之誼聞斯言亦未必不為子首肯也

退菴陳公輓詩序

君子之於天下其視患難之加乎身者得之不為悔脫之不為幸惟義所在而已世之矯情以狥名者弗論若感激奮迅發於一時決于一舉者亦或有之惟屢仆屢

起至於死而不變則非誠有安乎是者莫之能也易曰君子以致命遂志孟子曰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為苟得也夫豈固為是之為快哉顧時與義有不得不然者此其志亦可哀矣退菴陳公之卒也鄉人哀之至為之歌詩愈久而愈不衰予得其詩於公之孫國子生悅乃取其傳狀表序而覾之則歎曰是誠可哀也公在永樂間為河南布政參議坐事謫太和山佃戶宣德間為御史出按江西以言事入繫詔獄正統初再起為御史論

遼王事復坐死尋復為御史以福建按察僉事卒于家公平生屢涉奇禍皆人所不能堪者而江西之禍尤烈闔門十六口皆錮獄中父既疾死而羣從子姪幾就盡室當是時陳氏之不絶者如綫其禍之烈至于如此況其始也出於編置流徙之餘而其繼也又執法抗論以蹈必死之轍於是知公之心誠安焉久矣及其尊官壽考令終牖下則固公之所不暇謀以其所不敢幾者而得之奚以為公哀邪使公萬有一不幸於其時公之志

固可以為遂而典法之得失士氣之興沮有不可言者於是又知公之生猶幸得其時而君子之不待死而後遂其志也而又奚哀邪然公之孝友足以厚倫理材識足以斷政事氣節足以勵風俗其存其亡關乎天下者甚重人之哀之不啻乎死生進退之間而已夫若是吾固將為天下哀之豈獨于其鄉于其子孫哉於是大夫士聞而為詩者又若干篇合為一帙而悅以請于予遂書以為序公諱祚字永錫蘇州吳縣人也

送顧天錫序

予與顧君天錫交殆二十年合而離離而合閱歷既久所以相與者益深天錫知予予不敢負天錫也天錫居家孝友母喪歸吳廬于周山之墓足不至城府者三年事其兄光祿公甚謹弟祿早卒以次子後之卹其嫠婦俾不失節故人潘郎中廷用客死壻其子教且育之而歲賙給其家雖貧劵未釋日汲汲為之不厭也在刑部奉命錄刑山西伸理寃抑雖罹怨坐累不少顧卹再勘

所囚大獄守法遵制至不敢入其鄉邑此其志大抵重名義而輕私圖者也是予於天錫不可謂不知而天錫豈予負哉夫人之出處離合存乎命是非毀譽存乎人皆非君子所自盡者天錫蓋屢屢爲予言之故詔獄之下工曹之贖永州之謫皆俯首帖受退而默無一言然其曲與直固在也君子之處世汎安流馳坦途者不足以爲難惟涉患歷難然後可見天錫勉乎哉今日之地固天錫所以自玉於成者也若夫在命者委之於不可

知在人者付之於不必校豈足為天錫道哉大夫士知天錫者多贈以詩詩皆感慨期厲無愁苦嗟歎之態者為天錫道也予于天錫深有感乎兹别獨所感有重於别者故舉其所重言之

送徐君再守荆門詩序

成化戊戌荆門州民若干詣闕言臣州守闕願得前守徐某為之事下吏部時徐君方以家艱起復上京師遂復有今日之命葢自君去其州三年又歴一守去矣而

始再涖其地於是朝士皆謂茲州之不可以爲君而君之能感其人者如此也乃爲歌詩餞之吾同官張君亨父屬予序天下之譽皆可以妄取惟於民不能僞葢其勢重其地親其爲情也平而無所執故或能使臺省交薦不能孚於匹夫之心能使左右稱賢不能得於國人之口天下之所謂公論者至于此而後定然感之於旦夕非難懷之於久遠者難若有故而去去而久久而思思而復欲得之者其亦鮮矣官之設以爲民也而得乎

民者其難如是故古之賢者在官則有久任之典既去則有復借之令凡以為民利也今以閭閻之賤而干殿陛之尊不可謂不誠以君相之命而下從匹夫之願不可謂不專且重矣而徐君當之其不謂之誠難乎哉古之君子名成而行益勤任重而心愈憂葢人之責乎我者重則吾之所以副之者愈難責而莫為之副不若無其責之為愈也徐君勉乎哉夫使其民如饑者之必飽渴者之必飲愈久而其心愈不忘者君今日事也然非

力倍蓰不可得若謂事半乎人功必倍之如孟子所云者此則交承之論非所以論始終之際也徐君勉乎哉諸君之詩多寵君且期之者予為是說以相君君誠賢者有志用世必不以予言為不佞也君名泰始字士亨改字大同世為江陰鉅族舉鮮元試御史事補知羅田縣以才能擢令官云

韓氏族譜序

韓氏舊無譜祖傳居平陽之洪洞者前後二百餘年北

地多兵燹遷徙不常雖士大夫家槩無譜如韓氏者而不獨韓也工科右給事中貫道始以其父徵仕公命作譜京師由徵仕公而上得八世有韓永者為始祖自始祖及給事君為十世世有昆弟累至數百人皆以法並紀曰我不敢遺也十世而上聞有顯宦者而名系不究則闕而弗書曰我不敢誣也君子謂其善為譜是可為其鄉作譜者式而不獨譜也譜之道所以尊祖考合宗族興孝弟之義以成敦厚之教甚重也人之親有可窮

者有不可窮者夫親始於高祖窮於玄孫而復窮於緦此可窮者也由天下之異姓以求吾之同姓由吾族千百人之身而遡乎一人之身愈遠而愈不忘此不可得而窮者也故禮不可過而名義不可隳譜者所以存名與義者也因其不可窮者而求之則所以尊祖敬宗者益不容於不厚矣然孝弟根乎心而教本乎身故必孝而後可以教吾之子弟而後可以教吾之弟能尊吾之所自出而後可以引之於無窮若徒存其名而不自盡

其實則彼所謂父子昆弟者且不知厚焉况數世之遠千百人之多指而語之曰某而祖也某而祖之所出者也孰從而信之孰驅而厚之也哉故譜者君子重之而所以為重者不在此也韓氏用醫起家仕有恒業徵仕公以隱德承家學為醫學訓科給事君既貴乃棄官就封拜徵仕郎工科給事中之命而韓氏始顯公有從祖兄弟數人皆居同業食同爨子閒之給事君而君清謹醇厚有志乎名教之大者　其家教可知也豈獨是譜然

哉然後之孫子推其所自出幸茲譜之有存而思所以不忘者必自給事君始作韓氏族譜序

怡菴楊先生輓詩序

國家之制凡爵賞外有所謂封贈旌表者旌表之命必篤行高節始得之封贈之命非其賢子孫能稱位舉職者莫能與皆天下之盛典也夫旌一人葢曰使天下之為善者勸封一人葢曰使天下之為教者勸然必其人之不愧乎其身而後可以勸乎人於是有以一人兼二

命而又不愧為者則其為勸也倍矣山陽怡菴楊先生克彰甫居家至孝母喪居廬致有異瑞被旌為孝子中歲失儷不復再娶以成其子之業獲封為刑科給事中君子謂其旌也不愧乎為人子其封也不愧乎為人父使凡旌與封者皆先生其人其為天下勸豈不厚哉夫茍其身足以勸天下則凡人之有身者皆得法乎其為善有子孫者皆將慕乎其為教其存其亡足以為重輕忻戚者亦豈不既多矣哉先生年七十時其子貫之為

給事中大夫而下皆作歌獻詩予得而序之其卒也給事已遷大理丞秩加顯公卿而下皆弔哭哀挽其為詩加多焉大理復以屬予予方願壽先生之年而遽傷先生之沒始終之義固不可得而辭也獨念先生之重于世以賢而賢之著以有旌封之命故獨數揚其義為天下道之以重諸公之哀云

遊朝天宮慈恩寺詩序

成化己亥重九前二日翰林修撰謝君于喬以詩約遊

朝天宫是夜雨翌日天霽于喬喜復以詩速客於是編修曾君文甫王君世賞刑部郎中馮君佩之皆赴至崔郭二道士宅和于喬韻各二首于喬倡為詩諸君輒和繼各倡各一道又輒和和且半子始至自内直詩皆如諸君之數已乃為聯句文甫以事先歸遽口占二句而去又得三首獨編修楊君惟立以詩報不至翌日始并和焉先是佩之遊慈恩寺與僧瑢訂九日之約預約者郎中李君若虛層君元勲及子子方有侍講陳君師召

之會以舊約不可負預以詩謝之至日與諸君次第俱往沿楊柳灣歷菜園觀稻田臨海子望鐘鼓樓訪桔槔亭故必留連竟日復倡且和如朝天之作共得三十六首已復為聯句世賞先歸亦口占一句而去四君暮狂予家呼燭續錄得十首於是合而書之為一卷都城之可遊者道院惟朝天僧寺惟慈恩為勝慈恩即舊所謂海印寺者在予所居故里有林木水石視朝天為尤勝獨朝天以于君主居雖不必景勝殆以人勝也是遊也

皆以菊節起興而今歲候差晚所至菊未花諸君之詩若有不能忘情於此者夫歐陽子意不在酒而在山水之間以予觀之則所謂山與水者亦寓焉而已若是則今日之景且不必恃地以為勝而况物乎噫諸君非好遊者也出處聚散之情張弛之義蓋於是存焉則是詩也不可以不書也是為序

賀楊母太安人受封詩序

巴陵楊君應寧既以中書舍人滿三載書最于吏部當

貤贈其考化州公而州佐秩從六品稍尊中書雖屬禁近品顧居七乃以例給化州同知勑而進公階儒林郎其母張氏從夫階當封安人而例以獨存故得稱太蓋其號加尊焉封贈之制凡父官尊于子則從父官卑于子則從子惟貴之從而不為殺此國家待士之至于是應寧之所得被者亦厚矣且凡所謂誥勑必京官之能舉職及郡縣官之有美政被旌異者乃得之化州公廉潔有異績而當時藩司部使無能旌之者則太安人之

命與應寧之貴且才也殆公所質于天以遺其家者乎予始見公敝冠束帶又或時被褐布衣居京師一第不能旋馬若未嘗擁車騎出佐一郡者太安人之封也予往賀而見之時雖貴有祿養命服之外無所增飾固其儉朴天性而化州之素風遺教葢未改也昔范氏歐陽氏之母皆舉父事以教其子成其賢名而其身固在食其祿人謂為范氏之母易為歐陽氏之母難有子如應寧者親及其父之教而又有太安人以終之何怪其成

之易如此也又况應寧年甚少志業甚鋭而太安人方康彊優裕猶有所待而益成耶然則太安人之命不獨為今日賀且自今日始殆其兆也應寧上世滇南人今定居京口而巴陵實故郡且其所受薦成名之地故於湖南之士尤親湖之仕者皆往賀太安人賦詩為壽而予與應寧尤厚故為詩而又為諸君序之

赤城詩集序

詩之為物也大則關氣運小則因土俗而實本乎人之

心者道同化洽天下之為詩者皆無所與議既其變也世殊地異而人不同故曹豳鄭衛各自為風漢唐與宋之律代不相若而亦自為盛衰逮至于元其變也愈極而其間賢人義士往往奮發振迅為感物言志之音者葢隨所得而成焉然亦鮮矣夫自樂官不以其詩為教使者不以採詩為職是物也若未始為天下之重輕而所關者固在也然則不得與于天下者因其所得為而求之亦固非君子之心哉浙之東有州曰台古赤城郡

地也其人固多能詩吏部郎中黄君世顯翰林侍講謝君鳴治誦其遺篇而胥嘆曰此吾鄉文獻之懿其不可以廢乃輯宋宣和至我朝洪武永樂間得數十人若干篇為六卷名之曰赤城詩集初宋理宗時有林詠道者甞輯為天台集今刻本不傳天順初國子學録張存粹輯黄岩英氣集而不及旁縣至是始粹然成編予得而觀之其音多慷慨激烈而不失乎正葢宋元季世甲兵饑饉迄無寧居國初一統甫定而其君子猶有感時悼

昔之意風標義槩或出乎憂患疢疾之餘者皆可得而見也若唐項斯宋楊蟠之徒皆以詩名而世遠不可究故存者左經臣而下不過數十人使數百年之間有如二君者時輯而代錄焉當不止是以其止于數十人也則及時而為之其容以後乎哉二君將以是詩屬其鄉按察副使應公志欽鋟梓廣東復懼其未備將益蒐輯以為續集今文教日隆作者彙出方大鳴太平之盛其或有繼二君之志者雖百世可也

懷麓堂集卷二十四

懷麓堂集卷二十五

明 李東陽 撰

文稿五

序

周原已字序

御醫姑蘇周君始名京字原畿及被薦部檄以經徵故又名經今年始更名曰庚然未有字也其舅氏翰林修撰吴先生

原博字之曰原已盖以舅氏之稱已習故因其聲之近者為之也夫庚之於五行其屬為金庚者堅强之貌象萬物庚庚有實又釋為更變革之義也已之屬為土屈曲包容象萬物避藏之形物之象藏則歸土土所以藏也五行之理有生有尅生原於所養而尅原於所制已者庚之所由生也然而洪範五行土居金後禹稱六府亦以木土從金盖言形則徵而後著言用則制而後成推十干之説則先已而後庚者言里也故曰理紀於已復更於庚盖非已則無以為庚而至於已

亦有不得不庚者天下之理過中則變自甲乙至于戊已而終天地生物之意于是焉而窮窮而後變故庚者秋冬成物之氣自生而成者所謂庚也夫既知其所原而又知其所變天下之事豈有不成者哉以之為學則守而化以之為德則誠而明明而動動而化以之為功業則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庚巳之義亦于是焉備矣子又聞諸易之巽曰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夫丁寧于事之先而揆度于事之後則其為變也其容以苟乎哉原

已雅善古文歌詩而志不離道思有以進于古夫名與字亦更之一事由是而日新之其成也孰御禦焉予與原博故託文原已而得其賢于庶吉士陳君玉汝為詩乃序而贈之

贈御醫錢宗嗣序

丹徒錢宗嗣以醫名江南名徹京師為郡太守所薦隸太醫院籍穎脱儕輩禮于公卿下及里巷皆爭為延接尋被選供俸内局以姓名見錄上遂擢官為御醫益特

命也夫醫之言意也脉絡有道氣候有數土地有宜藥餌有法不以意推之則數者牴牾而不能相通故張仲景之論方術說者謂其不宜于東南陶隱居之論藥物說者謂其獨謬于西北郭玉之治病每盡法于貧賤而自謂不能于富貴張子和以攻擊為法朱彦修謂其可施于有餘而不可施于不足夫專門名家者猶不能盡天下之藝今蠢測株守槩而施之以有限之法應無窮之疾未精其所已知而取必其所不能噫嘻亦難矣然

必通髖髀之理而後可以為庖明尺度之分而後可以為梓諳坐作攻守之法而後可以為將不知夫天下之常者豈復能與于變哉宗嗣之學吾嘗聞之矣于其書未始不讀而能推以意形色證候之大起居飲食之細參究互用摘抉攻伐巧發奇中者往往有之故其在物議君子謂之不愧其名在國事君子謂之不瘝其官然宗嗣宜有進于此者葢南歷江湖北登川陸貧譜藜糗之味而貴識膏粱之性見愈多則試愈習其視居一鄉

試一邑者功殆相百也人之材藝亦係于所用如此哉

子嘗病天下之藝未復于古而醫為甚宗嗣其有意乎

吾將望之矣大夫士之德宗嗣者皆喜其得官中書舍

人楊君應寧其尤厚者謂予于宗嗣亦不薄請有以張

之于是乎書

壽羅母陳太宜人七十詩序

太子洗馬羅先生明仲之母封太孺人陳氏以今年四

月九日初度壽躋七十而明仲適以五品滿三載再膺

太宜人之命大夫士與明仲遊者為頌禱之詩若干篇予同年進士在翰林者十有餘人凡為翰林官僚之屬又二十餘人而親在京師者惟明仲及予二人而已于是摳衣執爵操觚翰之役以從賀事不敢在諸君後乃僭而序之初羅氏與楊文貞公異姓同居明仲之先封君實綜家政太宜人禮均諸婦居京師賜第幾二十年封君既棄養侍楊太夫人于泰和數年而還羅氏及明仲以翰林修撰歸省迎養而來又十有一年于兹矣夫

士仕于朝雖有父母之養不得顧或就養于官而風氣
土俗之異亦有不相適者太宜人之再上京師也舟安
坦途油然如赴其家既其久也子姓之蕃育姻戚之交
親怡然如居其鄉官封色養優游泮渙于榮名壽域之
下蓋人之所僅有焉者也夫文貞之學實成于母教官
秩之贈有祿不逮養之憾焉雖寵遇極一時勲名滿天
下而父母之養乃有不能自遂者若明仲之弘材舊學
方益隆孝敬以輔導儲德又將以登華陟要贊聖天子

休明之治而太宜人之壽足以待之安知其功業不能上媲文貞而家慶過之也予從明仲久顧才與地皆出明仲下喜其家慶之美而以遠且大者期之若懿德雅行太宜人所以致福于天者則詩人頌之禱之之義已備予雖能言豈有加于諸君哉

送蕭履菴詩序

予辱履菴蕭先生文明為忘年交時履菴尚未第而其清詞妙論横絶時輩每入較藝輒為有司所抑而韜晦

涵蓄未嘗作不平語及取進士為諫官悃愊忠懇孳孳奉職惴惴焉惟負國與民是懼雖勢位烜赫未嘗挾以為驕其所交際傾寫披露言可質情可信雖窮達離合事異時殊而恩誼多至久而不變以予觀之葢二十年猶一日也比者擢佐鎮寧當遠涉荒服萬里外命下之日即飭妻子治行具怡然就道若赴東西隣者于是一時大夫士隱然知其賢益信其平生而與託私好者亦不敢戚戚悗效兒女子態為履菴恥及賦詩以道其行予

惟君子之於天下必有常志定力然後能居常處變而不失其正故素富貴則行乎富貴素貧賤則行乎貧賤素患難則行乎患難苟中無所主則隨事觸物皆為所動利則趨害則避豈復知有罪我者哉故觀人者必于其忽微而知其久遠于其平居無事之時而驗之于倉卒不倫之日履菴之賢吾得之深矣或者乃謂令之諫官雖貴且近而責任甚難舍此就彼宜若釋重負之為快者是豈吾履菴之心哉臣之于君子之于父有職焉

無所用而不盡有命焉無所往而不受此則履菴之心
推是以往雖躋廟堂登台輔其視今日殆無以異也履
菴其賢哉履菴伯子鳴鳳夙敦孝養其鎮寧之命實操
几杖以從事婉容順志無矯彊抑欝可憐之色履菴誠
賢哉觀其所為教則益可知矣贈履菴者多及其父子
間事予故彙序之而贈鳴鳳者尚多則别為卷云

寄鶴溪潘先生詩序

鶴溪潘先生歸自莆陽既闋服遂馳奏于廷請致太守

事葺舊屋數楹徜徉溪上作招鶴之辭以自寓好事者傳之京師予嘗與客五人會于其從子時用獲其辭讀之客于先生無問識不識嘗傾慕風采欲倚歌和之而調髙興逺不可復續乃為聯句十四章而各和一章以寄其遐思大夫士聞而慕者亦各和其一合和章如聯句之數與予所和末章有不能盡于先生者又疊為一章既乃彚而書之為一卷嗟乎隱與仕之相逺也久矣詩思在山雖盛世之言亦不欲聞接輿歌而過雖聖人

欲與之言而不可得吾曹以城市之迹乃欲與高人遺老酬酢乎山林之間其不為先生笑乎先生之學在于行道濟時取科第歷郎署以至一郡蓋嘗焦思瘁力惟恐一職之或隳一民之不被其澤功成而去亦其時然耳先生豈果于忘世者哉或者以為士之出而隱者亦必真見夫外内輕重之辯而後能形之乎其言如四皓之紫芝歌陶淵明之歸去來辭皆出于其所自述是故被簪組而談布韋者亦難矣予嘗接先生言又見其所

為書翰皆將於是焉求之先生之志與行雖非子所及亦不可不謂之知也而又何傷乎或者又以為韓退之序李愿歸盤谷蘇子瞻記張天驥放鶴亭當仕而論隱益其見實有超乎彼而後能然先生之賢過愿與天驥遠甚而今之世亦無所謂韓蘇云者詩之作安知其不為偽也是固知先生之粗亦豈知吾慕先生者之深哉觀山者必仰其為高望海者必嘆其為大不以未至而廢慕也彼山與海者何心哉若曰是徒仰且嘆而弗躋

弗涉無所益乎慕此則吾所愧乎先生者而亦不敢以自廢也詩因是辭而作故多稱鶴溪事云

城南登高詩序

成化庚子九月九日工部主事蕭君漢文登高城南會者翰林修撰吴原博陸鼎儀侍講李世賢檢討張亨父庶吉士陳玉汝兵科給事蕭文明兵部郎中陸文革戶部員外郎白宗璞邵文敬御醫周原已鴻臚簿凌季行紹興推官蔣宗誼分杜牧齊山詩二句為韻各賦一詩

春坊諭德張啓昭監察御史翟時用不至各補一韻詩成次第登卷卷留亨父未錄而亨父卒漢文乃補作一篇以寓悼歎明年季行又卒時宗誼改金華世用廵雲南文明出為貴州州佐而漢文亦有雲貴提學之命欲追前約而未得也乃授卷屬予序之是日也予使歸南都汎江東下因與羅洗馬明仲覽山川之形勝歎朋儕之遥隔為詩賦以寄意諸君在京師亦念及予予歸一年而諸君聚散迭異至有不可作者古所謂二難四美

信乎其不易得也孟嘉龍山之文不得于世蘓子瞻慕
而補之此猶曠世相感興同而情異謝無逸誦潘邠老
滿城風雨之句慨其不作續為三詩交遊生死之誼雖
欲已之有不可得者矣漢文之于亭父固亦有不可已
者夫抑吾閶牛山之泣晏子以為方恤民事何暇及此
新亭諸賢覽景流涕王導謂當致力王室有官與民者
固不宜以外物為欣戚也令諸君遭盛世居顯位而漢
文亦職風化激揚萬里外是固夙夜勤勩之不暇又悪

光景時物之足傷乎然朋友交際始于晤語談笑之情而極于箴規輔翼同心僇力之義則固有不能恝然于此者乎予于漢文諸君之詩其亦有不可已者夫

朴菴詩序

朴菴者今太子少保工部尚書萬公所自號也公家固有朴大數十圍高可三四十尺公曰吾愛朴朴合吾性且先世以朴遺我我曷敢不識因號曰朴菴越數年朴燬于火公益植數百株以存故物及官遊京師歲屢易

官屢遷其所植朴皆暢茂如故朴而蔭覆所及不啻數十倍公曰是亦不可以不識也乃徵同朝大夫士為詩若干篇而屬予序之夫朴木之質者也華不為桃李效不為杉梓馨不為蘭桂而高可仰廣可蔭堅可倚巍我蓊欝獨守而長存有君子之道焉世之人多貴華而賤質故朴不用于世而其名莫之或傳然則非性同而質類雖强之使好亦有所不能矣公自先朝至于今日膺異寵都重位可謂盛矣而服食蔬簡居室儉固不忘窮

約之志其將為天下之大朴乎孟子以喬木論世太史公以種樹比德萬氏之朴葢世守矣及公身致崇顯以茂其家而蔭其鄉由今曁後其勢有不可遏者則茲朴之㬂而復茂也亦以彰公之功乎今天子開明堂治天下登賢選材小大畢集而公方為梗楠為松栢為梁為棟乃以朴名其身而教其子孫則其守益堅而澤愈遠矣且物之植于人者天實成之榮瘁開落有莫之為而為者公之滋榮暢達承雨露傲霜雪愈老愈茂如茲朴

也顧非天之所成乎使公端居職守澡華敛實全其天和而不變則所以遺子孫蔭鄉邑者亦多矣

中書舍人徐君壽六十序

一菴徐君維正居江陰世有族望以書拜中書舍人直文華殿未幾得告家居乃成化辛丑壽六十十二月二十九日初度實今歲之除夕也其子鄉貢士元獻以予南畿所舉士方歸自省試擬于是日置酒會客以為親歡且將捧觴豆操几杖祝百千歲壽則預馳書于予請

為辭以壽一菴戒其使曰必得命而後返使者再歷旬日足及門者十數竟不得辭予聞古有三皇之世或一人萬八千歲或四人合四萬餘歲是壽者時為之也南陽之民或至百三十歲青城之民或見五世孫是壽者地為之也劉弘以陰德延二十四歲孫泰以陰德延至九十餘是壽者天為之也廣城子保精至二千二百老子修道德至二百黄眉翁吞氣至九千是壽者人亦可以為之也然則將安取裏哉時不可及已地不可求已

存乎天者恒然而人亦與焉吾所謂人非所謂若人者也陰德陽報固理之常然不可必得亦非人之所自必者吾于其近且實者取焉孔子答魯公曰智者壽蓋寢處不時飲食不節佚勞過度則疾乘之居下忤上嗜慾無厭而求不止則法罹之少以犯衆弱以侮强忿怒而不量力則鬪戕之三者皆非所以為壽而智者不為故壽是非人所得與乎然予又聞之王元之曰民之壽與否係君之政教君德尚儉民心返醇則不罹乎法我國

無外使民不爭則不戕乎鬬調律歷正節候五氣斯順兆民克寧則不傷乎疢三者皆所以為壽由是言之則壽者君為之也今以簞食壺酒與人則終身不能忘惟天德帝力廣大莫測故有終身囿之而不知者苟能知之則所以靈承而順受者必有其道矣一菴生明盛時居畿甸内目不識敲朴之具耳不聞金革之聲榮名顯秩安居腆養于山林之下而又恬雅康靖吉修而慶積以饗其所謂壽是得乎天者也亦得乎君者也養其壽

而無害焉者也若元獻之奇才妙質取甲第躋顯榮者
沛乎莫禦則一菴之所當得者豈獨壽哉元獻之所請
者以壽故予之祝一菴也亦以壽且附論之而推其所
當得者如此

送憲副李君提學浙江序

今年天下提學憲臣闕者五六人吏部以次簡擬可任
者例以二人上奏請親擇焉最後擬二人為浙江憲副
則兵部郎中劉君時雍刑部郎中李君若虛而受命者

則李君也浙江天下首藩憲副視僉佐秩加重故簡之
尤嚴命既下朝論翕然稱為得人葢雖未命而士望之
屬君也久矣夫國家置提學之官兩畿則任御史諸藩
則任按察皆以憲臣為之葢教誨有師儒統領有郡縣
猶懼其或弛也而是官設焉倫理名教欲其惇明風氣
習尚欲其陶鑄綱紀法令欲其振舉文章學藝欲其程
校進賢黜惡勵勤懲惰恬退有奬奔競有罰責之周而
任之重矣苟專事校試章程而句校則侵師儒之職務法

力尚刑罰毛吹而濕束又偏于刑獄之官本末鉅細兼舉而就任之然後善于其職又必本諸身而為之有德矣而後可以為表率有藝矣而後可以為硎範私不我出而後可以杜人之干謁過不我蹈而後可以懲人之罪咎凡天下之事皆然而責周任重者之為急也君識見超絕學問宏邁練政務精律例于凡曲直利弊皆燭照數計乎其間而又清謹廉靜重名節忘勢利底裏洞徹久而不變是其中之所存既足以教令乎人矣然則

領大藩膺峻秩當天下之所謂重任者非君之宜而誰宜哉今之論是官者或謂其為剩員泛秩無與乎學較之務此雖過論或亦使之然者君其竭志致力以彰朝廷簡命之明符銓曹擬擢之當愜士大夫屬望之厚使天下益信是官之不可無而任之者不可不得其人也則君之行豈特為兩浙重哉予君之知己也因君諸僚佐以言見屬故為公論道之君契分之深情誼之篤則形諸詠歌載諸卷帙與凡所與遊者共之以畢吾私云

而他人祖誣也遠不具論斷自唐開元思貞始其言曰
思貞與宋璟同官刺史有直聲子二憶愔愔以學士領
史職今浙龍祐粵東莞吳吉州楚漢川皆派也家茶陵
者後唐不振馬氏割據長沙雄飛奉命討之封衡山伯
遇田而居田火田嗣後岳武穆討曹成時彥德以牛酒
犒師武穆義之扁其堂為一經堂其孫伯正仲正成進
士官翰林再世裒然亦成進士至謙孫以解元擢上第
有虛心集宋史擬管行世請于朝賜明經書院入元惟

嶽成進士復孫漕舉為紫薇院學錄子正紀又與劉坦齋同科世未遠而系弗克行譜之修不容後僭攀一言不朽余乃喟然曰余聞余祖希蘧府君與尹復孫交最深尹之與李蓋不啻江左王謝淮北崔盧鄭也世世婚姻不啻太原王清河崔隴西李也誼不得辭雖然尹之先立德立言立功悉數之難盡也今日者承歡服勞則教之忠冠娶妻必告也喪祭有制也明有禮樂幽有鬼神出有事業處有著述天下國家皆一經駐脚也余既篆

尹氏譜敘 為漢瓊作

家譜非古也古者巨室大族系有圖上之太史太史藏之故本紀世家皆有可考而副藏于家漢魏以來書不闕矣迨晉尚門第顧陸朱張匹也猶下之入唐貞觀修氏族志山東著姓例降一等主壻主妃皆取勲臣家不議其族然魏元成房梁公李英公皆盛與為婚左右之由是舊望不減逮姓字錄改矣謂之勲格婚有禁矣仍老不嫁弊自上者其流及下蘇氏譜所由作也亦猶行

古之道也余奉命南還功德由舊歸溯其源不敢忘也時里嫺尹漢瓊修家譜乞余序余曰余讀史按尹氏之先出自少昊食采于尹因氏焉疏佗有間矣余將說從何起抑聞之揚本虞叔之後為弘農郡而揚子雲吹律以揚別于楊自別一族為天水郡龍門司馬氏敘列古聖仁賢衆矣傳志書表備矣及族之仕于秦晉衛趙者字號爵謚皆不載今譜何例之斷乎瓊頓首曰否否留為劉不聞漢祖士會理為李不聞唐祖廷堅謂遠者祖

尹氏四大字復過一經堂進父老詢明經書院舊址天之于斯文也文之在兹也書曰紹衣詩曰聿修文武吉甫萬邦為憲在其後之人也予樂弁數言以觀譜之成

賀諭德程先生長子蔭武序

春坊左諭德程先生克勤既以尚書公之喪歸休寧朝廷特贈公為太子少保謚襄毅遣官賜祭營葬既畢克勤入謝朝廷念公舊勲復許官其長孫壎為錦衣衛百戶得世世代壎克勤長子生六年矣刑部員外郎謝

君文安及同鄉大夫士謂不可無辭為克勤賀屬予序之夫古者文武一道居廟堂則訏謨于其內臨戎授鉞則折衝于外惟功所在而致報焉諸侯世國卿大夫世家父子相繼不絕其祿歷代以來世殊而制或異我國家定亂以武致治以文文臣則祿其身而大者蔭其子孫惟軍旅之功無小大皆得世代不徒世祿而又世其官其念兵革之艱而祿戰伐之功甚重然武臣不得以與文治之臣則內有兵部而外有總督參贊皆得以兼

戎務焉故勲績顯著者或與于五等之爵而其子弟與
勞勩者皆得稱武秩比甲冑之士功益多而報亦重矣
若錄舊臣既没之功葢先朝已行之賞以蔭再世而傳
無窮者又豈尋常恩數之所及哉尚書公始以經學取
進士居諫垣歷内寺外藩出領風憲入位台輔其在正
統末捍敵都城景泰中督餉廣寧破松藩夷寇天順初
巡撫遼東成化初督四川貴州軍務平山都長叛夷而
最後參贊南京留務謀謨獻納宣威力平暴亂者實兼

文武之功生有寵沒有恤朝廷之報其身者至矣克勤舉奇童登甲第官國史直講經帷兼侍儲極其弟克儉以公蔭國子生詩書禮義之澤亦可謂之盛矣而公之子孫亦未有以軍功蔭者固有待壎乎鄭桓公之子武公繼為司徒善于其職于是乎有緇衣之風召康公之孫虎克平淮夷于是乎有江漢之推古之所謂世國世家者葢如此今克勤材望兼隆廟堂台鼎恢乎其有餘地而壎也又將有事于帷幄閫鎮之間其為陳氏之武

與虎也可冀矣予又聞太公治齊舉賢而上功其後乃
失之强周公治魯尊尊而親親其後乃流于弱是豈貽
謀者之過哉家之有訓猶國之有憲也今克勤父子相
承文武並繼以延先世之澤而壎又將向學聞禮以文
事飭武功如古所謂矢文德洽王國者則公之業寧有
偏而不舉者耶予與克勤飭舉京闈又同在史局甚厚
嘗拜其先公于堂又喜其子之獲一命不可以不書也
且克勤娶于少保李文達公之女壎所自出今文達公

之子士欽蔭秩尚實而仲子士敬又以武功特拜錦衣百戶與程略相似予于是仰嘆聖天子之殊恩名臣世家之盛事皆世之所僅有者而適于二氏見焉故並書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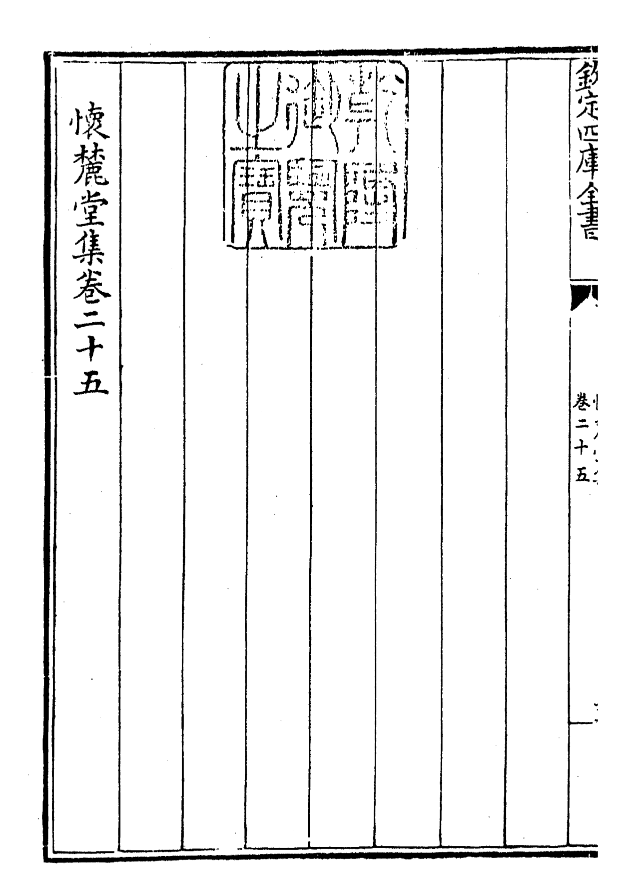
滄洲詩集序

詩之體與文異故有長于記述短于吟諷終其身而不能變者其難如此而或庸言諓語老婦稚子之所通解以為絶妙又若易然何哉若詩之才復有遲速精粗之

異者而亦無所與係杜子美以死狗癖語必驚人斗酒百篇者方嘲其太苦而秦少游之揮毫對客乃不若閉戸之覔句者為工也是又將以為易耶以為難耶益其所謂有異于文者以其有聲律風韻能使人反覆諷詠以暢達情思感發志氣取類于鳥獸草木之微而有益于名教政事之大必其識足以知其深與而才足以發之然後為得及天機物理之相感觸則有不煩繩墨而合者詩非難作而亦不易作也滄洲張先生于文無所

不能而尤工詩縱手迅筆衆莫能及及其凝神注思窮深鶩遠一字一句寧闕焉而不苟用晚乃益爲沉着高簡之辭而盡歛其峭拔奔洶之勢益將極于古人而不意其遽止也蘓之詩在國朝必稱焉太史李廸合天下而言亦未見决然有以過之者使先生生同時居同地與相馳逐殆未知其稅駕之所而皆不壽以死寧不爲天下惜之哉先生尚論古人雖唐以上猶有所擇予以一時一郡論之殆非其志亦姑就其所云者云爾若其

恬澹寡欲之心端居自守之操官雖久而不究于用天下之所為惜者豈止是哉予與先生同年進士又同官甚厚先生之卒其孤璉尚在繈褓求其遺詩不可得後靜逸陸先生取諸其從子獻以留予家而靜逸亦卒因與謝方石吳匏菴二先生録其若干篇為十卷文太僕宗儒以付其所部成府判桂刻于淮安書成屬予序因為題其篇之首先生名泰字亨父號滄洲累官翰林修撰卒時年四十有五



懷麓堂集卷二十五